

当代青年流行文化丛书

南北城市

DANG DAI QING NIAN LIU XING WEN HUA CONG SHU

青年流行语

★金大陆/编



南北城市青年流行语

华夏出版社

1993年·北京

(京)新登字 045 号

南北城市青年流行语

金 大 陆 编

*

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120千字

199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900册

ISBN7—5080—0203—2/G·354

定价:4.30元

总序：这里是青年的生活

谢维和

这里，奉献给人们，尤其是青年们的，并不是滔滔不绝的宏论，引经据典的博学，它也不是思辨和精深的理论玄谈，或者学院般循规蹈矩的说教。它是生活，是实实在在的青年人的生活，也是我们每个人都亲身体验、感受、耳闻目睹，甚至是置身于其中的、充满新鲜气息的生活。也正是这样一种对生活的爱、一种对生活的执着，促使我们组织、编辑了这套《当代青年流行文化丛书》。

我们发现，在现在这样一个千变万化，日新月异的时代中，在一种超越国界、种族、信仰的现代意识领域里，在一个自领风骚，各美其美的社会中，要想用一个模式，一种原则，一套标准去认识和把握现代青年，恐怕是不大可能的。对于现代青年来说，他们所渴望的更多是一种理解，一种在理解和共情之中的引导。现实生活使他们对纯粹的思辨有了一套自己的看法，直接的感受又让他们把高高在上的训斥和论教当成一种“玩笑”，某种“应该如此”的教导方式与其自身“实际如此”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激烈的对抗。他们的自己独特的形态在社会上打出了青年文化的旗帜！以他们独有的方式向人们张扬其不可替代，又不可忽略的力量。有人说，现在的青年人“太不听话”；也有人说，他们是“垮掉的一代”，还有人用“逆反”对他们加以概括，等等。可是，青年人都可

以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振振有辞，有理有据地为自己辩护，申明自己的正当。“我不是你们说的那种坏小孩，我们与你们的时代不一样。”正如这样一首通俗歌曲表达了青年的内心世界和对自身的看法，生活本身也正是他们用以认识世界的根本立场。是生活，是现实的、既有愉悦欢欣，又有辛酸苦辣，既有幸福和亢奋，又有苦恼与沮丧的生活，在变革社会多种不同取向的教化中，教会了他们如何去选择自己人生的坐标，引导他们如何对外部的种种压力和诱导加以内化。任何脱离青年人生活的青年理论、教育理论，都很难不是干涩的，也唯有从青年人的生活出发，才有可能去发现真正有深刻内涵的普遍。如果有人要问，什么是青年文化，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青年文化就是青年的生活。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穿梭于市场之间，徘徊于柜台之前，进出于灯红花香之中的青年，其中，是否有你的身影？也许，也许似曾相识；你还可以看到身着五彩斑斓，艳丽奇异服装的大姑娘、小伙子，他们把自己的心情写在身上，让自己的追求溢于言表，是否有你喜欢中意的款式和服装？但愿，但愿能找到；这里，你可以听到那沙哑但不失温柔的流行歌曲，灯光下时明时暗的人影，在有节奏的打击乐中奋力挥动和腾跃的手臂与身驱，仿佛在用自己的心发出呐喊。可能，可能会在你身上产生同样强烈的共鸣；你还可以觉察出在录像机前的同伴们那时而紧张，时而舒坦，时而愤恨，时而畅然的表情。那投入的神情，难道不恰恰说明了潜在的参与欲望吗？你是否也是这样的执着，大概，大概也有过几回。当然，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叼着香烟的小伙子，看到把盏豪饮的小酒鬼。你可以看到为朋友甘愿两肋插刀的新绿林，还可以听

到在几尺囚牢中失足者的忏悔与哀叹。你可能会为他们遗憾，也可能从内心为自己的同辈人不安。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看台上时而顿足捶胸，大骂“臭脚”，时而又激动不已，恨不得把自己抛入球场中的球迷；你还可以看到一大批“追星族”们热切而急盼的目光；你可以听见林荫树下一对对情侣们的窃窃私语，你还可以发现那远足者艰辛而又沉重的步履……

无疑，这里反映的只能是万千幅青年生活写照中的极少一部分，它们也许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可能是不屑一顾的细节，也许有人会将它们视为鸡毛蒜皮。但是，我们要再说一遍，正是这种“小”，这种“细”，才显得它们可爱，才是真正的生活：一种平凡而又普通的生活。

诚然，在这一套每本篇幅仅十余万字的小书中，我们所作的工作更多的是描述、介绍、展示和例举。即使如此，我们还仍然感到局促，生怕描述错了。介绍得不周全，展示得不充分，例举得不恰当。如果有人说我们缺乏高屋建瓴般的把握、明确清晰的引导，那么，这恰恰是我们的用心之处。对热爱生活、以生活为本位的人，最好的引导和把握无异于生活本身。

我们企盼着这套小书像它的书名那样，在青年朋友中流行。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生存的执着和调侃

——一代前言

金大陆

青年一代的行为方式和创意活动,很大程度构成并标示了未来社会的式样。这不仅因为青年一代的追求具有展开的活力和可能,更在于青年一代的生存状态是向着未来的奠基和发动。外在的服饰、操作,内在的情趣观念,可汇聚出种种的流行。其中流行语(比照流行色、流行曲等)的信息蕴涵大概是最丰富的了。

流行语应纳入社会语言学研究范畴。社会语言学是本世纪60年代才兴起的,它以语言为进口,开辟了一条独特的探究人类社会的通道,也即通过语言把握社会的本质和堂奥。流行语在时间上属于当下,在空间上也有附着于方言习俗的区域,流行语的创造者多半是年轻一代,流行语的接受者则往往由年轻一代扩展到年长一代,以至在某一个时空条件下,形成共识性的社会符号。社会语言学的天幕开启了,既在幕前把玩流行语,又在幕后辨析流行语,真的很有意思和味道。

语言的成型和表达有环境、身份、习俗等多重要素构成,所以不会同一、单调,而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变体。语言变体指具有共同社会分布的一组语言项目,那就是共同具有某种社

会特征的人,具有共同的语境^① 例如:在推普工作较为成功的上海,不少学生在学校讲普通话,跨出校门讲上海话,有的回到家中则随父母的方言音腔;再例如,有些文化人在圈子里讲普通话,在圈子外则讲社会方言等。可见,所谓“共同社会分布”的界限也是交叉的和多变的。被称为“城市方言学派”的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说:“我们可以把‘社会语言学的变异’定义为一种与社会语境中的若干非语言学变异——即说话人、受话人、听众、背景等等相互关联的东西。某种语言等特征在社会经济、人种或年龄集团中有着正常的分布。但这些东西却被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地在任何一种语境中同样使用着^②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拉波夫提到了“年龄集团”,这个属于“非语言学变异”的因素却导致了语言的变体,而青年这个“年龄集团”显然是最能激活语言变异的了。例如,青年人使用入声减少尖团相混的新派苏州话的比例明显高于老年人,它表明青年人的语言更接近北方方言而偏离吴方言的特点;再例如,80年代初,北京城区两代人使用亲属词称呼上一辈非亲属的调查显示,中老年人仍接近汉语的亲属称谓系统,而青年人所使用的亲属称谓则逐渐增多了非亲属化的色彩,它表明家族等级观念在青年一代中的淡化^③ 如果说青年一代的这种语音、语态的变体是悄悄地勾勒了社会的趋动,那么从青年一代中萌生出的流行语则是生动、鲜活地解析社会的运动。例如文革后,上海青年流行语中有“上路”一说,“路”,指道路,也引申理

① 参见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0页。

② 转引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第7页。

③ 参见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第133页。

路，原意是指青年人在非正式群体中讲究义气的表示，还衍生出了“路子野”、“路子粗”、“通路子”等（文革时讲效忠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以为准则自然不会有为义气而“上路”或“不上路”的事发生），后来在人际交往中使用得广泛了，也就增添了是否尊重规则，是否恪守信义，是否开朗大度，是否有品格等内容，适应并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变化。再例如，上海流行语中有“大兴”一说，“大兴”的本意应是大大地兴旺发达。上海南市区有“大兴街”，上海四川路有“大兴钮扣店”等当取此意。但近年来假货充斥市场，且又装扮如真，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青年人便取反意指假货为“大兴货”（也有对假货泛滥之势的形容），流传开来，再引申吹嘘、浮夸，虚假为“开大兴”等。那么为什么具有流行效果的语汇多由青年人创造呢？除了因为青年人敏感、好胜、富有探究心和想象力等因素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青年人眼中的世界，从来不是圆满的，他们总要调侃这个世界的笨拙和滑稽，同时希冀通过自己的行动创造这个世界的美丽和灿烂（至于是否美丽和灿烂则另当别论）。这种意识的开启，这种心理的冲动，每每使青年人寻找最富有色彩和音韵、最富有立体感和表现力的语汇，来戳点、来造化这个社会。所以，青年性应标记为流行语的重要特点，那就是既有追求和热情，表现为参与时代变迁的执著，又有迷茫和苦恼，表现为调侃现实状态的痛快。

由此，青年流行语这种并非“语言”的状态，就从最本真的生活之源中流淌出了大量精采的“言语”，例如，北京青年流行语中的“铁磁”说两人关系特好，“一脸旧社会”说愁眉苦脸的样子，“原装爷”说童身男子。上海青年流行语中的“进分”、“扒分”、“摇张”等说挣钱；“毛毛雨”说无关紧要，无所谓；“塞根”

说彻底了，痛快了。天津青年流行语中的“大神”说人有能耐、有本领，“有亮”说有好事，好机会等等。可见，在词语的运用上不仅有扩大，有缩略，有转移，有借用，更有创新的构筑和搭配。于是，青年流行语就如同张挂着的灯串闪闪烁烁，五彩缤纷，求得了一种新的言语光亮。这就是既立在其中，又站在其外，既真戏假作，又假戏真演，即面对别人，又告诉自己，或夸张、或炫耀、或调弄、或戏谑。总之，流行语以口语的样式生长、发育在青年群体中，比照书面语言的规范，就更多地随意，更多地流利，更多地鲜活，更多地机智。

语言是个变数，它所依凭的社会变迁则是更大的变数，且都围绕着人际交往、信息交流的重心而展开。这个重心的着落点不会在偏远的乡村，不会在闭塞的角落，只会在繁华的都市，只会在热闹的场所，这是因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运动都以城市为主轴，人们的时尚心理和语言心理自然也就向着城市倾斜。一篇发表在《青年学报》上论述东北方言的文章说，当年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曾引得农村青年模仿普通话发音，例如不说“嗯哪”，而答“对”、“是”；不说“夜个儿”，而说“昨天”。今天，这种倾慕城市语言的模仿已在农村青年中成为普遍的言语行为，例如，在长春市郊“农安”县的发音上，许多年纪较大的人仍读东北方音“nēng nān”，中年人多读“nēng ān”，青年人多数能正确发音。在现代东北青年中，谁再说“谈恋爱 nài(爱)，就会被同伴讥笑。语言已成为对现代城市文明接受程度的标志。^① 由此，现代社会以城市为中心，便可认定城市是青年流行语的发源地。

① 田杰：《东北方言的喜剧效应和文化变迁》，《青年学报》1992年第3期。

那么,青年流行语又是怎样产生,怎样流行的呢?已将流行语的发源地定位在城市的青年群体中,正是这青年群体中的某些最富有独创智慧和语言灵感的人。针对种种引人关切的社会话题和种种惹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如同闪电划亮天际一样极为鲜明,极为深刻地说出了一个词或一个句子,而这个词或这个句子又如同闪电过后迸出的霹雳一样,立即在类似的青年群体中引起强烈的心理感应和情绪共鸣,于是纷纷学习之,效仿之,便形成了一个信息发散场。这一个个信息发散场游动在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起初使人们感到好奇、滑稽,逐渐使人们感到趣味、时髦,后来则使人们感到自然、过瘾,直至在包括中老年一代人中流传开来。但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流行语除了能够从青年群扩散到中老年群,还应该能够从非正式场合进入到正式场合,即进入报刊、影视、讲台、会议,例如近年来上海流行的“不要太(潇洒)……”的句式,就不仅上了中老年人的口,也时时从作家、教师、编辑、干部的笔下或口中流出。由此,一个新型的语言结构成熟了,并通过人际交往显示出活力和色彩。

这里,更值得探究的问题是青年流行语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会流行?青年流行语的产生有它厚实的社会心理的基础。这即是说,在大众中存在着表达某种观念和意愿的渴求,只是当它还没有被语言点破的时候,或者说还没有被语言构造的时候,它是处在流淌奔突的状态中,而一旦被语言点破,或者说被语言构造的时候,它就在瞬间导引、通畅了大众表达的迟钝和疑惑,集聚起了大众的认同。所以,表达是智慧,表达更是智慧的显现,这第一个“智慧”是就语言的样式而言,第二个“智慧”才就语言的内容而言(在一个喷口的底下,没有能量巨

太的冲击流,怎么可能产生喷涌呢)。至于流行,即说与听,听与说之间的传递,是呼应者既作为接受者又作为传达者的功效,是一种意会与意会,心态与心态之间的接力。海德格尔说:“听对言谈具有构成作用。语言上的发音奠基於言谈,同样,声学上的收音奠基於听。此在作为共在对他人是敞开的,向某某东西听就是这种敞开之在。每一个此在,都随身带着一个朋友;当此在听这个朋友的声音之际,这个听还构成此在对它最本己(的)能在的首要的和本真的敞开状态。此在听,因为它领会。作为领会着同他人一道在世的存在,此在‘听命’于他人和它自己,且因听命而属于他人和它自己。共在是在互相听中形成的;这个互相听可能有追随同道等方式,或有不听、反感、抗拒、背离等反面的样式。”^①在此,流行语无疑是追随同道的结果。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理解,不仅外在地把握了流行模样的关节,更内在地把握了“此在”与“共在”之间,流行与底蕴之间的依托,从而使流行敞开它的门户,敞开它的谜——把生存展开,把生存的需求和渴望展开。

所以,当人们创造语言并用语言包裹起自己的时候,人们就是在为生活定位(“因为言谈共同规定着在世的展开状态,而它特有的这一结构已经由此在[在世]这一基本机制形成了”);^②当人们透视语言,并解析语言意义的时候,人们就是在探究生活(“因为言谈按照含义句连其展开状态的那种存在者本身的存在方式,是指向‘世界’的被抛的在世”)^③。归根结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第199页。

②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第197页。

③ 海德格尔称:《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第197页。

底,这是因为“人表现为言谈的存在者”。^①言谈也就是人的价值观、伦理观、行为规范的承担者,言谈的背后是人的生活的家园。拉法格在《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这部重要语言学文献中说:“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例如从田野生活过渡到城市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件,都在语言上留下印记。政治和社会现象急骤发展的那些民族,很迅速地修改他们的语言;而在缺乏历史大事的民族中,方言土语停滞不前”。考察中国当代青年流行语生长迅速、传播广泛的事实,其背后的根由是什么呢?不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澎湃的冲击,使陈旧的社会模式,社会性格,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概念系统和判断系统松软了,瓦解了,崭新的社会状态、社会风貌,以及由此形成的观念系统和情感系统孕育了,诞生了的结果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流行语不仅为今人提供了一面折射社会万象的镜子,也为后人提供了一笔充满历史积淀的文化资源。

研究青年流行语意味无穷。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第201页。

目 录

生存的执着和调侃——代前言	金大陆(1)
北京的青年流行语	杨长征(1)
上海的青年流行语	孙志峰(32)
附:上海股市中的青年流行语	成天咕(41)
天津的青年流行语	郭 栋(50)
南昌的青年流行语	徐阳春(58)
太原的青年流行语	温锁林(72)
广州的青年流行语	许家荣、楚岛生(80)
郑州的青年流行语	兰淑真(87)
呼和浩特的青年流行语	李树新(93)
南京的青年流行语	刘丹青、黄粤宁(102)
昆明的青年流行语	王立秋(112)
武汉的青年流行语	朱建颂(116)
合肥的青年流行语	凌德祥(127)
贵阳的青年流行语	李 蓝(132)
杭州的青年流行语	孙音音(142)
黑龙江(哈尔滨)的青年流行语	李 成(152)
四川(成都、重庆)的青年流行语	张育仁(159)
附:青年对语言的选择和催促——从东北方言 的喜剧效应与文化变迁谈起	田 杰(169)
编后小记	编 者(179)

北京的青年流行语

杨长征

记得哪位文学家曾说过，语言是一座迷宫，谁闯进去谁迷路。其实，这只是一些玩高雅文字艺术的大师们面临思想、感情的深渊时，因现有语言符号的无能而产生的困惑、悲观甚至绝望。但是，对于那些新生活的实践者与新词语的创造者来说，遣辞用句简直就是一种痛快淋漓的享受。特别是人口中最具活力的青少年群，当他们运用自己独创的语音组合，表达、交流和显示其特有的心灵世界与生存方式，并以此构成一个无形却具权威的“语言生存圈”，划分和区别于中老年人群、其他社区人群时，他们在古老的语言迷宫中总是显得那样游刃有余，充满激情和嬉戏。其中的缘由之一，正是在于他们善于变幻着一把刀刃锋利的武器——“青少年流行语”。

一、何为“青少年流行语”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语言学会副主席胡明扬先生和他的弟子张莹，在《70~80年代北京青少年流行语》一文中，从语言学的角度曾做过严密的探讨，他们认为：

流行语，指的是在某些人中间，主要是在青年少年中间，在某个时期广泛流行，过了一段时间又为新流行的词语所代

替而悄然消失的词语。一般词语的生命期较长,基本语汇的生命期最长,可以几千年不变;但是流行语的生命期很短,一般是几年、十几年,最长也不过二三十年。大多数一度广泛流行的流行语过了一段时间就不再流行了,悄悄消失了;不过也有个别的流行语在社会阶层中广泛扩散,又为当时的作家一再在作品中使用而终于进入全民语汇。

所谓“过了一段时间又悄然消失”,指的是在原来广泛流行的青少年圈子里悄然消失,并非从此全社会没有一个人再使用或懂得那样的词语了。青少年群体是一茬一茬的。昔日的青少年今天已成了中、老年人,他们当年那个青少年群体早已解体,尽管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懂得且偶而还会使用在青少年时代使用过的流行词语,但对于今天的青少年群体而言那套昔日的流行语汇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一代青少年群体的流行语。

以上所说的“流行语”大致相当于英语的“slang”,但是“slang”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美国哈特曼和斯托克编著,黄长著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对“slang”的译文是:

slang 俚语,行话,一种话语,其特点是:词汇是新造的,迅速变化着的,供青年人或社会、行业集团“内部”交际时使用,因此局外人不懂得他们说的话。(第318页)

“供行业集团‘内部’交际时使用”的话无疑是“行语”,不熟悉此行的人的确不懂;但青少年不是一个行业集团,流行语也没有专业技术内容。因此,“行语”和“流行语”的差别实在太太,揉不到一块儿。

“俚语”实际上就是土语，是“粗俗的或通行面极窄的方言词”（《现代汉语词典》），未必是“新造的”，更不是“迅速变化着的”。所以，“俚语”似乎和“流行语”也有很大差别。

这样看来，用“俚语”和“行话”来对译“slang”是欠妥的。但是用“流行语”来对译哈特曼和斯托克定义下的“slang”也不尽妥当，因为他们是把“行话”包括在“slang”范围以内的。这里所说的“流行语”实际上只相当于“slang”定义的前一半，即“其特点是：词汇是新造的、迅速变化着的，供青年人‘内部’交际时使用，因此局外人不懂得他们说的话”。语言学家叶斯柏森曾经说过：“slang 是一种语言的奢侈品，是一种游戏，和任何其他游戏项目一样，主要是青年人的事。”^① 青年人最急于寻求和显示独立性，他们要和传统决裂，不喜欢陈词滥调而富于创新精神。因此，最常见的流行语总是在青少年群体中首先创造和使用的。

“流行语”尽管和“俚语”有区别，但是两者要分得一清二楚是有困难的。由于一部分流行语是起用方言中已经不用的土话，或是对过去已有土语的引申，引申的意义离原义又不远，中老年人多少也能听懂一点，因此对这部分“新造的”词语说它是流行语也行，说它算不上流行语只是某地的俚语也行。对此，应从严不从宽，除非确不了解过去的土语中早已有同样含义的语汇。

流氓集团使用的“黑话”时常渗入青少年流行语中。这样，“流行语”又和“黑话”发生了纠葛。特别是青少年流氓的“黑话”和带点流氓气的青少年的“流行语”简直就没法分了。对

① 《从语言的角度论人类、民族和个人》1925 年版，第 150 页。